

从原本《玉篇》类隔切看中古早期声母

亓心静

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

[摘要] 本文以原本《玉篇》为主要研究材料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其反切的考察，尝试梳理中古早期声母特点。发现帮滂並与非敷奉、端透定与知澈澄、泥娘日均处于并未完全分化但语音差别已经可以体现的阶段。明微二母并未分化。同时，精组和庄组存在互用，声母相似但并非一类；庄组和章组声母有较为严格的区分，二者差别较大。匣母与云母关系较为密切。

[关键词] 原本《玉篇》残卷；声母；类隔；音和；演变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12.1803

一、引言

顾野王的《玉篇》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，是继《说文解字》后现存最早的字书。它所保留的反切比《切韵》还要早近半个世纪，反映了汉语语音在中古早期的一些特征。今天可以看到的《玉篇》属于两个版本系统，一个是唐写卷子本《玉篇残卷》，名为《原本〈玉篇〉残卷》；二是完整的宋代修订本，即《大广益会玉篇》。

已有部分学者对《玉篇》音系进行了整体研究。如周祖谟曾根据《篆隶万象名义》用系联法对《玉篇》的反切进行系统的研究，得出9组39类声母，并求得52韵部，178韵^[1]，又为他们各自拟了音；欧阳国泰（1986）在此基础上，从原本《玉篇》的反切入手来研究其声类^[2]，得出声类36。周祖谟（1995）也是在周祖谟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，他用“反切上字/下字表”和“分韵字表”来展现原本《玉篇》语音特点^[3]，得出39声类。本文就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的反切进行穷尽式分析，以期对中古声母演变情况有一定了解。

“类隔”这一术语是中古及其以后的等韵学术语。中古后的韵书中所指的“类隔”是指反切上字跟被切字不同声纽。这种概念下的类隔现象主要包括三种：舌音类隔（又可称为舌头/舌上类隔或端/知系类隔）；唇音类隔（又可以称为重唇/轻唇类隔或帮/非系类隔）；齿音类隔（又可称为齿头/正齿类隔或照二/精系类隔）。在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中，“类隔”和“音和”术语的定义也并非完全一致，存在出入。本文所指的“音和”，是指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声母、韵母、声调完全相同，能够拼出准确读音的反切。如“冻，都贡切”。“类隔”则指反切上字与被切声纽不同的反切。如“斩，则减切”，其中“斩”是照二组，“则”是精组字。

本文主要讨论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的声母问题，重点探讨不同音类的分合情况，使用反切比较法和统计法对原本《玉篇》残卷的反切进行具体的研究。通过两种反切的对比——原本《玉篇》反切和《广韵》比较，得出其反切上下字和字头对应应在《广韵》中的音韵地位。并发现其反切上下字的声韵地位与字头的异同，归纳类隔、音和切。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试图发现中古时期的声母演变情况。

二、研究对象

经统计，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共有2030个字，本文以反切为研究对象，去除196个音同字、并考虑多音情况，共获得2064个反切。排除57个在《广韵》中并没有对应的语音和声韵地位的反切后剩2007个。按照本文定义，其中“音和切”有1590个，“类隔切”有218个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99个切上字与

字头声母相同但切下字和字头韵不同的。本文不详细讨论第三类，研究范围主要为1808个音和切与类隔切。

三、原本《玉篇》声母情况

玉篇中共有194个唇音、268个舌音、435个齿音、354个牙音、391个喉音、140个半舌音和30个半齿音。下文将重点分析唇音、齿音和舌音。

（一）唇音

唇音分为重唇帮、滂、並、明和轻唇非、敷、奉、微两类，其中“明”“微”二母的分合与“帮、滂、並”和“非、敷、奉”的分合规律并不相同。因此分开讨论。

1. 帮、滂、並与非、敷、奉。在194个唇音字中，“帮、滂、並”和“非、敷、奉”一组的共有142个字。其中，音和切有108个，类隔切有34个。根据以下几个原因，可以看出原本《玉篇》残卷轻重唇声母上的语音差别。

（1）分合情况。①切字比例。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以重唇切轻唇的反切数量有9个，占比9.28%；而以重唇切重唇的数量为86个，占比88.66%；还有2个其他音类切重唇的特殊情况。同时，轻唇切重唇的有5个，占比11.11%；轻唇切轻唇共有39个，占比86.67%；还有1个其他声母切轻唇。从数据来看，反切上字与字头同为重唇/轻唇的比例为88.03%，这正说明了轻重唇音在语音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，因而在反切中，作者会选择使用不同的字来注音。②混切率。混切率统计是通过两种反切的对比——多数是把研究对象的反切与《广韵》反切逐一加以比较，得出其反切上下字与字头对应应在《广韵》中的音韵地位^[4]，再检查字头与反切上下字之间是否和谐，或是否存在分属《广韵》中不同音类的情况。并计算其比率，推断其声韵特点。在以往的研究中，许多学者做了这一工作，比如周祖谟^[5]、郑林啸^[6]、潘新玲^[7]等，他们都对《篆隶万象名义》做过此工作。根据唇音字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出，在参考《广韵》的情况下，原本《玉篇》残卷唇音混切率为9.86%。事实上，尽管很多学者做过这一工作，但由于其采用的判断分化的标准差异较大，即使他们得到的数据结果类似，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。比如周、郑、潘等对《篆隶万象名义》的统计数据结果大致类似，但周、郑认为轻唇音尚未分化（周认为分化标准为5%），而潘则认为已经分化了（潘认为分化标准为20%）。笔者认为，尽管这一数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但是可以从其他音类的数据来获知大致范围。明母与微母的混切率是33.33%；舌音（“端、透、定”与“知、澈、澄”）的混切率为5.65%；齿音的混切率为2.76%等，由此可见，唇音（“帮、滂、並”和“非、敷、奉”）的混切率处在一个中间位置，不是特别低（类似舌音和齿音），也不是特别高（类似

明微母)。这一数值说明轻重唇的混切仍旧存在,但是数量不是特别多,在进行注音时,作者已经开始有意识的使用更接近的字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,轻重唇音声母在语音上已经有较为明显的不同,但并未完全分化。

(2)类隔切分析。原本《玉篇》中唇音类隔切共有50个,占比25.77%。其中,帮非混切7个;並奉混切3个;滂敷混切4个;明微混切17个;帮滂混切6个;帮母並母混切5个;滂母並母混切2个;非母奉母混切2个;非母敷母混切1个;奉母敷母1个;其他非唇音声母切唇音3个,包括溪母切滂母、群母切並母、知母切奉母。从整理后的语料看出,所有的“非敷奉”母字有45个,其中类隔切有10个,音和切有35个。这些字韵最大的共同点是均属入“轻唇十韵”,即“东、钟、微、虞、废、文、元、阳、凡、尤”等十个韵(举平以赅上去入,即举出平声韵,也包括相承的上去入声韵。比如举东韵就包括董韵、送韵和屋韵)。其中,使用最多的是屋韵和元韵都有6次。统计结果基本与学者总结出的轻唇分化情况一致,大部分都是合口三等,尤韵是开口三等。

2.明微母混切。在原本的唇音中,明微母的混切更加突出,明母字有41个,其中以微母字为切上字的有15个,占比36.59%;微母字有10个,其中以明母字作为切上字的有2个,占比20%。同时,二母的混切率为33.33%。很明显,明微母尚未分化。

明微母混切比帮滂並、非敷奉混切更突出的原因,周祖庠曾对此有所解释,明微母分化比较晚,这和鼻音发音响亮、比较稳定有关^[3]。

(二)舌音

舌音部分重点探讨端、透、定与知、澈、澄一组。清朝古音学者钱大昕提出并论证了“古无舌上音”这一重要音理。这一结论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,但是关于舌头舌上何时分化这一问题学术界曾有一些争论。如邵荣芬《切韵研究》和李荣《切韵音系》等认为中古时期知系已分化。而王力考察了《经典释文》和《一切经音义》发现端系知系混切的例子不在少数,否定了《切韵》中端知已分开的说法,认为“唐代中期,舌上音才从舌头音分出”^[8]。唐作藩也认可隋以前舌头舌上不分的观点^[9]。

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,舌音(不计泥母和娘母)共有225个,类隔切有20个,占总数8.89%;音和切有205个,占总数91.11%。舌头与舌上混切的总数量有11个,占比4.89%。其中,端知混切有2个;透彻混切有5个;定澄混切有2个。另外还有定知混切1个和端澄混切1个,在舌头舌上混切中存在交叉现象,但数量很少。可以看出,混切频次最高的是“透彻”组的混切,这种情况说明了这一组分化程度最低,也正反映了在舌音中,关系最密切的就是:“透-彻”组。

本文通过分析发现,端组与知组的分化尚未完成,其中分化最慢的,是透-彻组。这一结论与唇音较为类似,但是在与唇音做对比时可以大致发现,舌音的分化比唇音分化快一些。

(三)齿音

1.精、清、从、心、邪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中指出南方人从邪不分,这在原本《玉篇》中有很多例子可以体现。从邪互切的字共有16个,而从母和邪母的字共57个,这个混切率为28.07%,频率非常高。这也佐证了从邪不分这一结论。

2.庄、初、崇、生。原本《玉篇》中,庄组字常常与精组字相混,被部分音韵学者称为“精照互用”。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中共有庄组字79个,其中精照互用的情况共有11个,占比13.92%。也有1例庄组内部混切(表7中第12例)和1例正齿和舌齿混切。在所有庄组字中,类隔切有15个,占比18.99%;音和切有64个,占比81.01%。从上述数据来看,正齿和齿头之间的混切率为13.92%,二者语音上存在差距(混切数据不是很高),不能归为一类,但是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声母较为相似(仍存在部分混切情况)。

3.章、昌、船、书、禅。从原本《玉篇》残卷的语料中可以看出,庄组、章组之间互切的例子仅有1例,这说明庄组和章组之间的区分是较为严格的。

上古时期,端组为塞擦音,而章组为塞音。章组变为塞擦音的时间可能在两汉期间。周祖谟指出,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,端组字存在假借为章组字的情况^[10]。在原本《玉篇》中存在4个端组切章组的例子,可能与此有关。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某些方言中是船禅混切的,说明当时的章昌船已经由塞音变成了塞擦音^[8]。《玉篇》中船禅混切的情况共有5例。船禅相混说明了南北朝时期章昌船三母已经由塞音变为了塞擦音。而庄章较晚才具有相似性,这很有可能是《玉篇》《广韵》中庄组和章组严格区分的原因。

四、结语

本文以原本《玉篇》残卷作为研究对象,发现中古前期声母特点及其演变规律,总结如下:

“帮、滂、並”与“非、敷、奉”一组并未完全分化,但其语音上的差别已经可以体现。“明、微”二母的混切较为突出,尚未分化。“端、透、定”与“知、澈、澄”一组分化尚未完成,但语音差异已经可以体现,其中分化最慢的是“透-彻”组。“从、邪”二母不分。精组和庄组存在互用,声母较为相似,但并非一类。庄组和章组声母有较为严格的区分,二者不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周祖谟.《万象名义》中之原本《玉篇》音系[M].问学集.北京:中华书局,1966.
- [2]欧阳国泰.原本《玉篇》残卷声类考[J].语言研究.1986,2.
- [3]周祖庠.原本玉篇零卷音韵[M].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.1995.
- [4]冯蒸.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.1989,3.
- [5]周祖庠.《篆隶万象名义》研究(第一卷上册)[M].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.2001.
- [6]郑林啸.《篆隶万象名义》声系研究[M].保定:河北大学出版社.2007.
- [7]潘新玲.《篆隶万象名义》音系与《广韵》音系的比较研究[D].福州:福建师范大学.2009.
- [8]王力.汉语语音史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.2010.
- [9]唐作藩.音韵学教程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.2002.
- [10]周祖谟.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[M].音韵学研究.北京:中华书局.1984.